

李碧華：文字的陰柔之美

舍予

認識李碧華大概都是從電影開始吧，《霸王別姬》、《胭脂扣》、《青蛇》，她的文風確實適合拍成電影，作為觀眾我也很難去判定究竟是李碧華成就了這些經典電影，還是這些經典電影成就了李碧華。

初讀李碧華時就有一種強烈的感覺，覺得她很像張愛玲。《青蛇》中那段「每個男人的生命中都有兩個女人——白蛇和青蛇」的論調分明是在向張愛玲致敬。她們就像兩個修煉成了精的女人，早早地看透了男歡女愛，世情冷暖，恨不得用筆下的每一個痴男怨女去撕裂這迷離的人世看透涼薄的人心。但她們又有着各自的特點。張愛玲的筆調是冷峻的，決絕的，好像這筆下的一切悲歡離合都與她無關。相比起來，李碧華的筆觸似乎溫暖些，也柔和些，只是這溫暖的筆觸依然把人帶到了絕路，萬般掙扎卻也始終無可奈何。

這部《生死橋》便是如此。它不是李碧華最出名的作品，書名詭譎，滿紙卻是最寫實不過的人間世事——青梅竹馬的三個玩伴，從兩小無猜到暗生情愫，成長的過程中總免不了磕磕碰碰，許多的不如意，但還是溫暖，三個心思純淨的年輕人把惡俗的三角戀都演繹得那樣純美：懷玉的酸棗，志高的蛋糕，三個人一起吃蟹，那樣無憂無慮的日子。

與李碧華慣寫的中篇小說不同，《生死橋》洋洋灑灑十餘萬字，皴染描摹也不過是三男兩女，三年兩地發生的事。但細細讀來，這三年兩地，已把所有人的命運都寫就了。北平是舊日酒旗歌板地，王孫公子五侯家，皇城根下長大的人都帶點驕矜傲氣，不知天高地厚，只以為憑一股勇便能掙得一身榮華。上海是十里風月三秋煙柳，燈紅酒綠人面桃花，誘惑多了，只讓人目迷五色，稍不留神便沉下去，永劫不得翻身。

《生死橋》的寫實，讓我想起張恨水的《啼笑因緣》。同樣是天橋底下討生活的男女，丹丹身上有鳳喜的影子，渴望出人頭地，過上風光體面的日子。指望不上自己，總要指望別人，豁上自己，卻掙不過命。丹丹又不像鳳喜，鳳喜是月份牌上粉臉桃腮的掛曆美人，美則美矣，柔順卻沒有生命力。丹丹卻是一朵鮮活的牡丹花，韶華勝極，怒放過了，凋殘是她的命，卻也不枉那樣盛開過。無論是自北平南下，留在上海，還是委身金先生，只為報復懷玉，她總是自己主動選擇的，自己的命，了結也在自己手上。

《生死橋》寫的也是命——李碧華的小說，或多或少都帶着宿命因緣的譬喻，《生死橋》的意味更加明顯。丹丹、懷玉、志高，三人的命一早就糾纏在一起，一個生不如死，一個死不如生，一個先生後死，十年前的雍和宮大廟前就註定了此生是何了局。

李碧華的小說，可不都是這樣嗎？一個渺小而卑微的人物，一個個看來不起眼的身份，站在歷史的陰影處也留不下名字的他們，或戲子、或妓女、或街頭賣藝人，可也正是這些有血有肉的小人物在李碧華陰柔的筆觸下有了自己偉大感情的世界。

讀李碧華，文字是柔的，畫面是美的，只是那一個個故事都是悲涼的。

►《生死橋》是李碧華筆下罕見的長篇小說之一
作者供圖



心裏去。突然得到他辭世的消息，不能不感到震驚。

我認識羅豪才先生很晚，大概是二〇〇六年，他出任中韓友好協會會長，與大家見面，我是副會長，也參加了這次活動。他身材高大，面色紅潤，看上去身體很好。我告訴他我是北京大學東語系畢業的，他多少有些吃驚，說「我也是北大的，我們是校友。」後來才知道，他是北京大學法律系畢業，曾擔任過北京大學副校長。

那年夏天，我和老伴兒去多倫多探望女兒，突然得到友協電郵，說羅豪才會長預定十一月訪問韓國，問我是否可以陪同。我回覆當然願意，並告九月中旬回京。

懷念羅豪才先生

延靜

賽便開始了。我是高爾夫門外漢，一般缺席，但每次回來，他都讚賞對方的球技，說打得很盡興。

羅豪才擔任中韓友協會長五年左右，因年事已高，退出會長職務，但仍留任名譽會長。後來突然聽說，他身體不好住院，但稍微恢復後，他仍招待專程前來或路過北京的韓國朋友。他很熱心中韓友好事業。

晚年的羅豪才，受夫人去世的打擊很大。我有幸也見到過他的夫人，那是一次前往長春參加韓國錦湖集團輪胎竣工儀式，羅豪才偕夫人應邀出席。他的夫人是一位大學教授，言談穩重，舉止端莊，夫婦共同生活了幾十年，恩愛有加。但不幸的是，夫人因病先逝，對羅豪才打擊之大可想而知。其後，據說他停止了他酷愛的高爾夫運動。

我與羅豪才先生接觸十分有限，但印象很深。他雖身在高位，但和藹待人，處事謙和，言談舉止，恰當得體，這些品德將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之中。

王莽撞劉秀的事兒

二月河



「十繡王莽撞劉秀，撞得劉秀沒處藏，一十三歲來南陽。」——這是南陽民歌曲調，今天的人還在傳唱。

劉秀是十三歲到南陽來。他老家在湖北棗陽。

西漢末年的社會形態，是個豪強集團的積累結構，豪強？豪強什麼樣子，我們誰也沒見過。大約是一團一團的勢力結構罷。沒有人告訴我們豪強是怎樣的樣兒，靠什麼立足於社會，和別的豪強又是怎樣往來。我坐在書齋裏想破了天靈蓋，只能約莫一個大概其。幾村幾鄉出那麼一姓一族人家，這裏的事不用經官動府，就是這一姓，或這幾個人說了算。但範圍不會太大，太大了就有點割據的味道了。豪強就是能為鄉里人說理，他說了算，他說的就是「理」的人。劉秀就是這樣的人，和哥哥劉縯結成團——把米從湖北運往南陽，過河再送洛陽供首都使用。這聽起來像是「倒爺」。其實有了自己集團的武裝，這樣的倒爺就是豪強。這裏的劉秀是這樣，那裏的赤眉起義也是豪強支撐。看你幹什麼，看歷史對你的認可或否定。

其實王莽也是一位豪強，只不過他沾了皇親，姑姑是皇后，又當了太后，有些個依仗了政府的勢力和實力。他佔據着新野封地，有莊院有武裝，劉秀的力量和他相較，真的是小巫見大巫了。

即使如此，劉秀的地方勢力也很驚人，宛人當時唱「做官當做執金吾，娶妻當娶陰麗華！」。執金吾不必說了，那是穿得很牛，什麼事都要插一手的憲兵。陰麗華全南陽可就一位，是「市花」，就成了劉秀的妻。李白有詩云「麗華秀玉色，漢女嬌朱顏」，說的便是她。就這一個，嫁給了劉秀。劉秀的勢力是靠他的實力爭得的，那就是他的產業和他的能力。

王莽肯定對劉秀有相當的了解。西漢東漢之交，全天下皆講究「圖讖」。術士們為豪強們預測全天下形勢，一省形勢，一地一人發展趨勢，講究圖讖——地下挖出一塊石碑，井裏出現了什麼異彩，修墳造屋，都出這玩意，說出圖讖這種理論依據，也就有人堅信。可能有人將劉秀家的事編成這種東西，給王莽打了小報告，說有什麼「天子氣」就在南陽一帶可能附在劉家。

自己想當天子的王莽便下令捉拿。「王莽撞劉秀」的事就出來了。一個人跑，一個人追的事根本是說不通的，不會有那種事兒，據我想「王莽撞劉秀」與時俱生，但當上東漢皇帝既是劉秀，劉縯也就不去說他了。



▲「王莽撞劉秀」是南陽市的民間傳說故事
資料圖片

遍布南陽「王莽撞劉秀」的遺跡分布很多，少年時就聽媽媽說過。

某處有一口井是傾斜的，是劉秀逃亡路上口渴，想喝水，要求「井斜一點，能走進去喝水」——這井就有了。

還有，劉秀躲在山溝裏一株特大的馬齒莧下，他便封馬齒莧是「長命菜」，風吹日曬，馬齒莧皆能衍生，由此達天，天上老鷹見到，在上頭搖翅大呼「溝……裏、溝裏……」，給王莽的兵報信。劉秀震怒之餘，說：「死無屍體的呆鳥！」於是鷹死之後的屍體民間便看不到。烏鵲在旁叫「瞎話、瞎——話」，劉秀就取了一塊銀牌給他掛上，便是現在的「白脖老鵲」了。

某處山崖草叢，劉秀夜宿在這裏，有石台，也有石床。

天將亮時，會有一陣很暗，也是劉秀需趕夜路，下了命令的。

諸如此類的傳說遍布傳播於民間，是諸多的「南陽傳」。然而真假如何，無人考證。

只有地處石橋附近的「麥仁店」確見史冊。劉秀逃荒困頓，在麥仁店歇息，中午無糧，取麥仁與衆人食之，這是見於史冊的，南陽人說「肚飢好下麥仁飯」由此而來。在南陽南召還有一處皇后鄉，地處辛夷樹林深處，窮鄉僻壤之間。說是劉秀在此生了重病，受一女子救護幫扶，漸生愛意，冊封女子為后。結果是這女子命薄，上鑾輿到洛陽皇宮，路途顛簸，車下不幸命亡。這故事夠淒美，但這鄉就叫皇后鄉。到底有幾多真實，待考證吧！

「柳絮紛飛」開新篇

小冰

「美國散記」結束之後，我想繼續寫下去。我想了想，新欄目不限於一地一國，該有更廣闊的空間。但是用個什麼專欄名呢？

小區附近的小路上，已是滿目的春色。香港的春季比內地來得早，細葉榕已有新綠，紫荊花已盛開，柳絮在微風中飄飄欲飛。「柳絮紛飛」，對！就用它作專欄名。我立刻回家打開電腦，劈劈啪啪地打字。名字很快得到認可。

人生要忘記很多事情，但有些留在心裏抹之不去。抹不去的，就值得講出來。梳理專欄架構時，腦子裏閃過很多畫面，最多的是初到香港和外出旅行的情景。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身邊都是新鮮的事，對什麼都感興趣，樣樣事情都想嘗試，每天都期待看見稀奇。

在香港生活二十來年了，我們適應了這裏的水土，習慣了用香港人的思維行事，不再怕熱卻很怕冷，氣溫稍微轉涼就加衣衫，還說「好凍」；早上下樓看見保安員和清潔工就對他們微笑，說「早晨」；過完聖誕節就忙春節的事，清明節和復活節幾乎連在一起；也能在前胸貼後背的港鐵站裏，心平氣和地排隊了。在香港過日子，跟原來多少都有些區別。

旅行活動也值得說！我要講的地方或許你也去過，但是人的感觀每不同，大相徑庭。記得第一次去日本時，發現曾經給我們指路的一位年輕人，用了幾乎二三十分鐘的時間悄悄跟着我們，以確認我們沒有走錯路。以後幾次的遊歷，也屢屢遇上這樣的好心人，使我深感世界還能這般美好，這般可信！日本井然有序的社會、催人奮發的成人節，誠實的小商販，哦！原來那裏已經如此文明！

在台灣花蓮的一家民宿，知道當老闆又當服務員的一男一女，竟是一對家境殷實的夫妻。他們避開樂園，到山區開辦民宿酒店，謙卑地滿足住客的需要，親自為客人做早餐，換床褥，打掃房間。還有台北的夜市街，乾淨整潔，沒有煙熏火燎的廚房味，小吃攤上的用料，考究得像是做給家人吃的。

在祖國內地的故事也很多，自然景觀，名勝古蹟，不少地方說出來，都是上了世界遺產名錄的。

無論是移居者還是旅行者，對異地的事物總是有話可說，滿滿的心路歷程，想起來可以回味無窮，說起來可以滔滔不絕。也有一些小情感，好比說走過這麼多地方之後，依然懷念四川人那種不打招呼就可以走家串戶的隨意，忘不了在老家時，端起別人家的碗就開始吃的愜意！

我將把塵封的記憶展開，把繁雜的事物梳理成文字，在「柳絮紛飛」專欄裏，與你分享世界的多元文化，社會的多姿多彩，分享我印象裏的香港、日本、台灣，以及祖國大陸的民間風物和趣聞轶事。



是怎樣演變？這就得從二戰後的五十年代說起。

五十年代，由於嬰兒潮和大量內地人湧入，人口急速增長，而連帶令資格入學的兒童也隨之而激增至十多萬人，港英政府在一九五一年，建議於每區設立一間L形的官立小學，地下有籃球場和禮堂，還有二十四個標準課室，另設家政室、木工室、音樂室、醫療室等。

一九五三年底，石硤尾木屋區發生大火，近六萬人無家可歸，政府其後清理木屋區和興建公共房屋，有宗教人士建議政府在這些七層H形徙置大廈的天台闢設學校，由宗教和慈善團體管理

天台學校育英才

過來人

根據特區政府教育局的統計數字，全港現時有五百多所小學、五百多所中學，但今天我們見到的學校設計，與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學校有著顯著的分別。究竟學校的設計

是怎樣演變？這就得從二戰後的五十年代說起。

五十年代，由於嬰兒潮和大量內地人湧入，人口急速增長，而連帶令資格入學的兒童也隨之而激增至十多萬人，港英政府在一九五一年，建議於每區設立一間L形的官立小學，地下有籃球場和禮堂，還有二十四個標準課室，另設家政室、木工室、音樂室、醫療室等。

一九五三年底，石硤尾木屋區發生大火，近六萬人無家可歸，政府其後清理木屋區和興建公共房屋，有宗教人士建議政府在這些七層H形徙置大廈的天台闢設學校，由宗教和慈善團體管理

當時的小學都是半日制，但由於家長大多要為口奔馳，所以學生放學後都是自行返家，鮮有家長接送，幸好天台學校的學生絕大多數都是同

一徙置區的居民，學校與家庭的距離都不會很遠，加上當年道路上車輛稀少，無形中保障了學生上下課的安全。



▲香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天台學校成為人才誕生地
作者供圖